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向巴就咂着舌头，说：“你改变不了什么。你太不了解这里的人了。”

我还是搬进了意西康珠的那顶破旧、低矮的帐篷。

意西康珠老阿妈好像并不欢迎我，每天除了招呼我喝茶，便躲在一旁搓毛线，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六字真言。她的帐篷收拾得干净极了，牛粪干从不堆在地上，而是装在一个藤编的底部很尖的筐子里。她的奶桶、茶具和餐具都擦拭得亮堂堂的。可她还是喜欢阴暗，一进帐篷便坐在阴暗中，埋头做自己的事。

我给她讲社会主义，讲人民公社和集体劳动、生产与生活。她对这些没一点兴趣，头低得更短，眼睛紧闭，嘴里默念着什么。我对她说，成立公社后，她就再不会这样遭受冷落和孤独了。像她这么穷的老人，公社叫五保户，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照顾。

她把六字真言故意读出声来：嘛呢叭咪吽——

那天，我生气了，说她如果抱着灾难般的过去不松手，人们会永远瞧不起她的。

她停下了手中的活，眼睛睁大望着黑暗深处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习惯了，不想别人来打扰我。”

她早晨起来很早，在火炉中加了牛粪熬好茶，便出门去把自己的几头牛赶到草地上。那时，天刚刚发白，草地还淹没在夜幕中，我裹着皮袍睡得正香。

那天，意西康珠刚出门，我便惊醒了。帐篷门仍然敞着，寒冷的空气灌进来，我狠狠打了个喷嚏，我披衣出门，茫茫草地夜下了一层薄薄的白霜，亮晃晃的铺在眼前。意西康珠的牛便在霜粉中刨食枯瘦的草。我瞧见，她面朝矗立远处的黑黝黝的嘎巴拉神山，双手合掌高高举起，又点着头，脚，最后长长地爬下。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朝神山磕去。

她回来时，阳光把草地染得金黄，灰蒙蒙的雾气正向蓝天升腾。她的脸上才有了些红晕，头发似乎又白了许多。她坐在火炉边，把磕长头的皮手套取下扔到屋角，端起我给她倒的热茶，喝了起来。

她每天都这样，我怎么劝说她都不听。

那天，她收拾好一大堆刚搓好的羊毛线、牛毛绳，用软牛皮包好刚打出的酥油，对我说，她要出趟远门，叫我照看一下她的牛。

她走了好几天，回来时两头牛背上都驮满了糌粑和茶叶。我对她讲了这几天牛的情况，她说没说一句感谢的话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，只是在我的糌粑碗里，扔了一大块红糖，那是她刚换回来，自己也舍不得吃的。

第二天，她一大早又起来了。我看见她没去磕长头，而是朝山脚的那片杉树林走去。我也悄悄跟了去，在浓厚的夜幕中，她发现不了我。

我跟着她走进了森林，踏着满地潮湿腐烂的枯枝败叶，在杂草老藤丛中穿行。她弯着腰，走得很吃力，光着的脚板踏在枯叶上发出咕咕的声响。她发现我，在林中一块红色岩石前，她停了下来，把手中的小皮袋放在地上，打开袋子，双手捧在嘴上，呜——地一声，很响的哨音在林中回旋起来。

哨音在林中打着旋，密集的灰雾也被冲淡了，一丝很冷的亮光从枝叶的缝隙漏了下来。她停了停，像在等待什么回音。

她终于等到了，我也听见远处有声音传来，像风摇动枯脆的树叶，又一种悠长悠长的口哨。

哨音近了，越来越雄浑，带着绵绵不绝的尾音，震得林中的枝叶啦啦直颤。我看见意西康珠那张阴沉的老脸突然有兴奋的红光，她嘴里不停地罗罗呼唤着，把地上的皮口袋掏得更大了。

密林深处红光一闪，我惊得差点尖叫起来。一头雄壮、漂亮的公鹿闪了过来，亲昵地摇晃着树枝一般的硬角，四蹄在地上刨了个深坑，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意西康珠抚摸着它的脖子，在它耳边说着亲热的话。它用软绵绵的舌头舔她的手、脸、脖子，她感动得满脸都是泪。我看见，鹿角上挂着红丝带，那是放生的意思。这一带，在神山脚下，都有一些放生的牛羊，角上都有红丝带。那是属于山神的牲畜，谁也不许伤害。

意西康珠把皮袋里的东西捧在手里，让鹿吃。那是红糖和新鲜的酥油捏的糌粑团。看着鹿吃得很香，她眼睛笑成了缝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。她抚摸着鹿的脖子，嘴里轻唤着：

“贡波，我的心肝贡波，你吃够了么？我知道你不会吃够的，你就喜欢吃红糖糌粑，怎么吃都不会够。贡波，下次来我会多带点，还有茶，加了鲜奶子的茶。让你吃个饱，让你做梦都想着我做的好东西。”

我知道，贡波不是鹿，是她死去的丈夫。意西康珠也眯上眼睛，她一定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，同丈夫贡波在一起的那些幸福的时光。她亲亲鹿的脖子，说：“我给你唱支歌，你最喜欢听我唱的‘阿吉冲’，好不好？”

鹿很警觉，猛地抬起头，它像听见了什么响动，挣脱意西康珠的手，踢踏着硬蹄，摇晃巨大的硬角，显得很愤怒。它朝我躲的地方大叫一声，猛回头，冲进了密林深处。弹起枯枝枯叶和泥块，落了我一身。

(未完待续)

话说腊月山藏寨

◎杨全富

腊月山藏寨，一个不足7平方千米的藏族村寨，就像是一颗闪烁着光芒的绿宝石，镶嵌在丹巴县小金谷的山脊里。这里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。我想，如果有朝一日拂去覆盖在村寨上空的云雾，到那时候，光华四射，引来八方游客。

满目青山披锦绣

从丹巴县城出发，沿小金川河谷旁的马路疾驰约二十五公里，便到了腊月山藏寨的山脚下。放眼望去，一座山峰突兀的出现面前。山坡上，一座座白色的藏房散落在山脊上。伫立在喇嘛寺桥上，但见一弯泛着粼粼波光的河水，缓缓的绕着山脚流淌。青山上，满目苍翠，将藏寨拥入怀中。眼前这一条河流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变化着颜色，河水的流量也随着变化，但终年不会枯竭。它从遥远的雪山而来，一路欢歌，从峡谷之间涌出，就像是母亲的乳汁，哺育着生活在两岸的藏家儿女。青山直插云霄，四季常青，顶天立地，犹如忠诚的卫士，呵护着山间的生灵。从山脚往上，一条宽约四米的马路顺着峡谷两岸的山势盘旋而上。峡谷底，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急速的在山石之间穿行，翻滚着白色的浪花。沿着溪流旁的马路驾车而上，当到达半山腰时，路旁的树木渐渐的连成了片。一股凉风在山林里穿行，夏日的酷热早已荡然无存。再往上，进入大山深处，密林中，有青杠、白桦、白杨、洋槐等杂树。而田野和藏寨之间，有成片的花椒、苹果、核桃等经济林木。当然，山脊上，有排列整齐的杉树和涛声阵阵的松树林。而在这些树林底，野花散发出幽香，一些菌类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形，正在努力的生长。丛林深处，隐藏着野兔、野猪、野鸡、青羊、黑熊等飞禽走兽。

当车行驶到山顶的一处平台时，我们将车停稳。打开车门的一刹那，扑面而来的是夏日山寨的美景。山坡上，只见田舍俨然，阡陌相通。一座座白色的藏房就散落在田野间，藏房和碉楼鳞次栉比，错落有致；村寨后，白桦红桦混杂在一起，遮天蔽日，耸立于天地之间。而山脊两旁，万木茂盛，藏寨上空，仿佛笼罩着一层绿烟。而那些白色的藏房，如一叶叶扁舟在绿涛中荡漾。山间，那一条条小径，将整个村落分割成或方形、或圆形的寨落。这些寨落就在绿色的漩涡里转动着。

因为腊月山藏寨旁有一条通往内地的古道，因此，在600年前，腊月山藏寨的人民就同时吸纳了汉文化和羌文化，村民淳朴善良，民俗风情浓郁。正月初八转山节，七月初十转经节，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冬月十三山歌节等活动，这些都是腊月山藏寨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。

山间的磨房屋

走进腊月山藏寨里，映入眼帘的是排列在沟谷底两岸的水磨房。因为有了这些磨房，这里才有了“上磨子沟”和“下磨子沟”地名的称谓。小小腊月山藏寨，家不过百余户，人口不足七八百，世代以农耕为主产业，兼营林果业。然而，小小山谷之间，竟然有着这么多的水磨房呢？

据村寨中的老人们介绍，腊月山藏寨的历史可以追溯的历史源于明朝时期，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。最先迁居到这里的是毛姓，其次是杨姓，再次是王姓，之后兰、孙、牟、安诸姓也陆续迁居到这里，最终达到十几种姓氏。他们来到腊月山村后，散居于年嘎、下磨子沟、上磨子沟、吉木、甲布等十余个地方。腊月山藏寨土地分散，姓氏较多，但是，每一年里，大家都会分两次集中在村寨后的山林里，一则祈祷，再则是增加人们的感情。其中，最主要的集地地方叫做“八姑”的山上，其次是一处叫做“转经坪”的地方。每一年，远行的人们都会回到村寨里，参加这些盛会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地方也就成为了人们寄托乡思的地方。

腊月山藏寨里的原住民在清乾隆年间曾遭到了清政府的血腥镇压，事件的起因是大小金川两大土司因为侵占相邻土司的领地，使得清乾隆皇帝龙颜大怒，决定派兵镇压。那时候，腊月山藏寨里的人们受两土司的蒙蔽，也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之中。后来，清军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，终于平定了两土司之乱。战后，一队清军占领了腊月山藏寨，在年嘎寨子后一处山梁上扎下营寨，将腊月山藏寨里的人全部集中在这里，进行疯狂野蛮的屠杀。一时间，鲜血如泉涌，将山坡旁的沟渠都染成了红色。再后来，腊月山藏寨有两次大的移民，才有了今天十几种姓氏的人们生活在一起。到民国时期，腊月山藏寨已形成了一个较为繁华的村寨，山间也有了货郎和行商们的行走。每一天里，货郎们背着背篓，敲着铜锣，用拖长了声调的声音喊着“针线……布匹……”而行商们则走进每一户人家，看定物品后，

与主人讨价还价。

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外来的行商在村寨里行走？是鸦片，是古驿道。民国时期，腊月山藏寨有鸦片种植基地两百余亩。南来北往的鸦片收购商们，长期住在吉木村寨里，将采购到的鸦片装进烟盒里，请当地的背夫们，背着这些鸦片，从腊月山藏寨一直运送到小金。最后，再通过小金的大商人们将鸦片重新包装后，放在牦牛背上，向着成都平原运送。如此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腊月山藏寨人有了一定的积蓄，家中也购置了各种铁器、铜器等。寒来暑往，斗转星移，腊月山这个藏寨有了自己的雏形，一座座房屋拔地而起，村寨旁那条古道上马帮络绎不绝。由于有了这一条古道，一些适宜在这里栽种的玉米良种通过这些古道运送到了村寨里，年年大获丰收，每一户人家也因此有了余粮。

随着藏寨里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大，人们对用于水磨房的需求量越来越大。民国初年，居住于腊月山村山谷旁的人们，从这里看到了商机，于是，在溪流旁修建起一座座磨房。这些磨房为两层楼房，长约五丈，宽约四丈，进深两间。人们可以随意到这里磨面，临走时，只需要在磨房门口的柜子里倒上一点面粉作为费用即可。
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种植业的日益兴旺，腊月山藏寨的富户们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腊月山藏寨人从低矮的房屋内搬迁到高楼里。最终，全村一百余户人家有九十三户都将房屋重新修建。

腊月山藏寨人在大兴土木修建房屋的同时，还兼顾了人们的出行方便，一时间，在这座藏寨里，人们修桥、补路、掘井。尤其是改造村寨里的小路，将原来的断头路都掘进了许多，使得这些路阡陌相通，每一条小径或呈“丁”字形，或呈“人”字形……不管是怎样的相通，人走在其间，总会感觉走入了一条千年前的迷道。有时候，藏寨里的人都会绕上几遭，只好站在藏寨里的制高点，驻足观望远处的山形，才能走出去呢。

山歌嘹亮一家亲

腊月山藏寨及附近的喇嘛寺、团结、宅龙、太平桥、火龙岗、半扇门、碉坪等村寨，千百年来，藏、汉、羌杂居其间，亲如一家。这里的村民，无论藏、汉、羌民族，人们遇藏族说藏语，遇汉族说汉语，寨子与寨子之间，彼此交往，并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。

据史书记载，在唐朝时期，藏族的先民们，为了寻找更好的居所，从遥远的高原迁徙而来，在大渡河沿岸定居下来。到明清时代，行商、烟客，以及逃荒的人，也陆续来到这里，并在此安居落户。加上清乾隆年间，大小金川之役后，清廷为了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，从阿坝等地调集羌族士兵到此驻扎。后来，这些屯兵与当地的民族通婚，成为了这里的永久居民。故形成藏、汉、羌相互杂居，习俗相互融合，语言相通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交融地带。

作为小金谷中的这些村寨而言，腊月山藏寨的山歌文化很有特色。在腊月山藏寨周边相距不到十余公里的范围内，有碉坪、半扇门、核桃坪和喇嘛寺等唱山歌的娱乐场地。而腊月山藏寨唱山歌的娱乐场地，就在山顶一处叫做尺斯北的草地里。近年来，由于实行集中办学，村寨里适龄的孩子们都被送进了中心小学校里。因此，人们将唱山歌的场所从尺斯北搬到了这所学校里。每年国庆节前夕，腊月山藏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集中在这所村小里，一连数天都在这里，或男女对唱，或即兴单人表演，以歌传情，以歌达意。这些山歌主要以啦啦调为主，歌词采用夸张、比喻等手法，临场发挥，随机应变。在对山歌中，不管是羌族、汉族，还是藏族，都一律使用汉语演唱。

其中，每一位山歌爱好者，带着自信的笑容走上简陋的舞台。他们都能用“啦啦调”“华华哟”“压李子”等调式唱起山歌。这些山歌虽然调式不相同，但是每一段歌曲中歌词为七言，共4小段，一句歌28个字。其中百分之七十都要押韵，一般头尾要押韵，否则用四川话唱起来不好听。而唱的时候，要尽量将气息压稳压平，吐字要清晰才好听。在这些调式里，“啦啦调”为每一个歌者的最爱，唱腔婉转，歌声柔美。“四十五（麻啦啦）月亮圆（哟啦啦），姊妹团圆（哟啦啦）万没没（哟啦啦），筛子晒米（哟啦啦）筛散了（哟啦啦），簸箕团米（哟啦啦）又团圆（哟啦啦）”。“华华哟”音调嘹亮，声声传情；“压李子”唱腔活泼欢快，听者为之沉醉……

腊月山藏寨的山歌地方特色非常浓郁，人们时代相传唱，经久不衰，这独特的山歌文化，走过风风雨雨，至今未改变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